

我看报纸才知道，女儿早已在前线

可能对女儿来说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没有几月几日、星期几的概念，只有白班、夜班、再白班、夜班。可对我来说，时间变得好漫长，只能干着急

口述：董跃雪 | 63岁 | 浙江杭州
整理：郑梦雨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黄海波

我女儿叶蕾去武汉医院救人，居然没告诉我。28天后，我自己看报纸才知道。现在想起来，这个事情全家上下都知道，连邻居的女儿都知道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。

2月24日，我在家里看报纸，读到援鄂医护人员的故事时，竟然看到女儿的名字。文章里写得清清楚楚，一字不差。我一晚上没睡，亲戚朋友一个个骂过去。说句不好听的，我就剩这一个女儿了。

觉睡不好，饭也不想吃。不想出门，不想和别人说话，也不想别人问，就像变了一个人。

时间变得好漫长好漫长，看着手机里的视频，织一织毛衣。电视每天从早到晚播着湖北台，我想看，又不敢看。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。

大年初四是她爸爸一周年的祭日，早就说好一起去上坟。那时候杭州还没限制出入，可她却各种借口说回不来。我心里想也是，她一贯都很忙。

后来，还是蕾蕾的姑姑，替我们去上的坟。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反常，现在想来，是女儿怕我孤单，特地拜托了她姑姑。

那段时间，外甥女每天都给我发视频，蒸馒头、做油条的。弟弟也给我发各种好看的视频和图片。他们都是为了瞒我，故意分散我的注意力。

女儿的同学和同事，初五初六都来我家送米，五十几斤的米扛过来。我一个人，怎么吃得那么多？

其实，我也不是没想过，她可能会去武汉。毕竟共产党员十几年，临床技术又这么好，这种时候她肯定要冲在前面。

可是，她爸爸刚走才一年，房子就我一个人住。屋里很空，我心里也空落落的。

一想到她在前线，我的眼泪就拼命地掉。这孩子从小到大，根本就没吃过什么苦。我和她爸都是拿工资的，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要啥就给买啥。

我担心她，又不敢打扰。她在前线忙碌，跟家里联系都是报喜不报忧。每回打视频电话，她都切换成语音通话，说到处都是病人，视频不方便。想她了，我就看看她以前拍的视频，在微信里留个言。

我经常想，她在做什么呢，吃饭了吗，睡得够不够？她只跟我说，吃得蛮好的，各方面条件都挺好。前两天还给我发了几个人吃蛋糕的照片。她总把好的、开心的事情告诉我，从小就这样。

我从报道里看到，她在武汉科技大学附属天佑医院的隔离病区，是与患者接触最密切的。尤其是重症病区的患者，所有护理几乎都依赖护士。

在那个医院，她是ICU的护士，重症组护理副组长。患者的饮食、大小便、气道管理，都离不开人。病情危重的，还要监控各种监护设备，为患者补液。她们去得早，防护物资也不够，每一班要连续上6个小时。

可能对她说来，时间过得很快，没有几月几日、星期几的概念，只有白班、夜班、再白班、夜班。可对我来说，时间变得好漫长，只能干着急。

电视上说，医护人员的护目镜沾上水雾后，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。蕾蕾曾经是医院技能大赛第一名，扎针又快又准，同事们都叫她“叶一针”。不知道穿戴上防护服和护目镜，还能扎准不？

说实话，我情愿能代她去，当妈的都是这个心情。看着她发来的照片，脸上全都是帽子口罩压出来的印痕，心疼得很，眼泪不由自主就流出来了。

她这个人很软。以前就经常参加志愿者活动，每年一两回去新疆、贵州，照顾那些唇腭裂的小孩。我听她同事说，蕾蕾曾抱着一个病重的小男孩，一整晚都没有休息。我一边心疼，一边又觉得特别骄傲。

因为技术好，上夜班的时候，经常有护士让她帮忙打针。她打针真不痛，一边跟那些爷爷奶奶说着话，一边就扎好了。

蕾蕾小时候身体不好，经常去医院。她很羡慕穿白大褂的，一直都想当医生。

上了初中后，有一天她突然对我说，要当一个“有用的人”。我逗她，那你先去把碗洗了吧，洗碗非常有用。她说她要做“在社会上有用的人”。其实她现在已经实现了。

我常常想，她以前那样小，现在一下子长这么大了，有点点，心里高兴。平时在家里，累倒了都不扶一下，怎么在外面有这么大能量？

以前，我还参加社区里的老年班，一起唱唱歌，一起参加农家乐。从他爸爸走后，我就没心情了，也害怕出门。

一个人在这么大的房子里，只觉得一天好长啊，看一看表怎么还是两点钟。

以前在家，经常听一首歌——《真的好想你》。“真的好想你，我在夜里呼唤黎明”。这些天，每次想起这句歌词，想起蕾蕾，眼泪都止不住流下来。

想到她在武汉前线救人，我既为她感到开心，又为她担心，心里一遍遍地盼着，“蕾蕾一定要平平安安地回来”。

等她回来，我一定要好好抱抱她。她比我高，但我用多大的力气都要把她抱起来。我要夸她说“你好厉害”，给她烧想吃的菜，叫她好好休息。

90后男护士被“表白”：平安回家，我娶你

口述：孙殿鹏 | 25岁 | 护士 | 辽宁丹东
整理：强晓玲 | 本报记者
编辑：黄海波

情人节这天，我特意在防护服后背写上“情人节快乐”，在胸前写上“二宝单身”。病区里一位老奶奶看到我胸前的字：“我以为你姓单，原来是单身呀。”

我回怼说，说不定哪位阿姨相中我呢！值班室里大伙儿都乐了。在我工作的丹东市中心医院急诊科，有两男男护士。同事叫我们“宝贝”，我年龄小就成了“二宝”。

作为辽宁支援湖北第二批医疗队成员，我现在值守在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。这里聚集了五六支援助队伍，我所在的病区共有70多名重症患者。

病区里一位老奶奶看到我胸前的字：“我以为你姓单，原来是单身呀。”

“是呀，今天不是情人节嘛。”她听后一脸茫然，“今天我过生日，还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家？”这位老奶奶正在接受高流量氧疗，生活起居需要我们协助。

这天是她70岁生日。于是，我叫来小伙伴们，虽然没有蛋糕和蜡烛，但有医护人员给她唱歌。

一脸愁容的老奶奶，竟然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，躺在床上挥舞双手一起哼着。

情人节这天，我特意在防护服后背写上“情人节快乐”，在胸前写上“二宝单身”。病区里一位老奶奶看到我胸前的字：“我以为你姓单，原来是单身呀。”

“庆典”结束后，她还不忘索要视频，说这是她最特殊的一个生日。

来武汉已经20多天了。早在正月初二，我就向医院提交了“请战书”，在孙殿鹏三个字上，郑重地按下了手印。

2月1日晚上10点多，我正在急诊值夜班，突然接到护士长通知，“明早8:30集合出发，赶紧回家收拾东西。”

那一刻我既兴奋又紧张，一直收拾到第二天凌晨3点才睡下。本想通知父母，转念觉得还是让他们睡个安稳觉吧。

6点起床后，我给我妈打了电话，劝他们别来送行。不过，在出发前那一刻，老爸老妈还是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了。

我妈说，没想到你也会上“战场”。无论

怎么样，爸爸妈妈支持你，但每天必须报个平安。说完这话，我看她哭了。

2月2日下午，我们援助湖北第二批医疗队在沈阳桃仙机场集结。

“17年前的非典，全世界都在保护着90后。17年后的今天，就让已成中坚力量的90后来守护你们吧！”登机前，我发了一个朋友圈。

飞机落地后打开手机，没想到朋友圈炸出了900多条点赞、评论、私信。回复最多的竟然是“平安回家，我娶你”。

踏入武汉重症病区第一天，我记得光是把口罩、护目镜、防溅面罩、隔离衣等等穿戴整齐，就花了很长时间。当最外层的防护服领扣封好后，基本不能低头弯腰了。

穿着这身厚厚的装备，就意味着不吃不喝不上厕所。第一天值班，我在四个小时后就开始胸闷、头疼，甚至想吐，只好提前出来，鼻子上还磨出了血泡。

现在我已经游刃有余了，尽管防护服里面的汗水还是湿了又干，干了又湿。和病人的磨难比起来，防护服里的这点苦算不了啥。

前几天，我们病区收治了一名女患者。按照规定，需要留下家属的联系方式。

“留家里的吗？”她问。“你家里有人吗？”

“没人！”“您爱人和孩子呢？”“老伴在雷神山医院，儿子在方舱医院。”……

那一刻，我的护目镜起了水雾。病房里也有很多可爱的人。比如36床的一位阿姨，每当我们走进病房，她就会让我们帮她拿这拿那，摇摇床，喝口水……每次她都会说，“谢谢你们，辽宁人真好！”

进入病房前，我们都会在身后标上名字。一开始还都保守，我的背上大多是“二宝加油”。

越来越熟悉后，大家的后背越来越有“看点”。比如我的御用画师“姐姐”给我画过“机器猫”，也帮我写过“精忠报国”。

有一回，我胸前的标语换成了“武汉同在”。这位阿姨看到说，感谢你们与我们同在。又说，“你们东北口音真好听，抑扬顿挫的”。

这几天，我们病区出院的患者越来越多。送他们下楼时，他们总会要求合影，甚至用手机记下我们的名字，感谢我们的照顾。

远在丹东的同事们，寄来了一大堆好吃的，也发来了家乡的雪景。

湖北下雪的那几天，看着绿油油的叶子上盖着雪花，真心希望风雪过后，瘟疫消散。



▲2月4日，医护人员将患者送往病房。当日，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新冠肺炎确诊患者。 新华社记者肖艺九摄

95后单身女护士：我给失陪宝宝当“妈妈”

口述：袁芷君 | 25岁 | 护士 | 湖北武汉
整理：丁 莉 | 实习生
编辑：完颜文豪

2月25日那天，我接手了一位特殊的小病人——两个多月大的宝宝冬冬。先是他爸爸、妈妈和外公被感染，后来一直照顾他的外婆也确诊了。

冬冬的外婆被送到其他医院治疗的那天，正好赶上我在值班。于是，我就成了这个失陪宝宝的“临时妈妈”。

照顾冬冬，我实在是仓促上阵，措手不及。我还没有结婚，甚至都没有谈男朋友呢。对如何照顾这么小的孩子，没有丝毫经验的我，简直就是只菜鸟。

我本来以为，给宝宝冲奶粉就像平时冲药剂一样，先放奶粉后放水，然后摇晃均匀。后来，护士长提醒我，“晃瓶子”溶解法会产生气体，宝宝喝奶后容易胀气。

而正确给宝宝冲奶粉的顺序，应该先放水，再放奶粉，用两只手轻轻搓瓶身，让奶粉慢慢溶解。奶嘴上还有一个排气孔，给宝宝喂奶时，应该保持孔朝上。这些知识我之前完全不知道。

给冬冬换衣服，那些纽扣我也不太会系。他的小胳膊小腿，更不知道怎样才能塞进衣服里。

还有一次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刚喂完奶，冬冬还是一个劲儿地哭。后来我把他裤子一拉开，马上就哭了。果然，冬冬拉臭臭了。

第一次给宝宝换尿不湿，我连后面部分分不清。

刚开始抱冬冬的时候，我总觉得有些别

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，我才慢慢学会了照顾宝宝的一些基本知识，也真正体会到做妈妈的辛苦

跟我妈视频的时候聊到这件事儿，她也觉得有意思，说就当是提前积累经验了

扭。后来护士长教我，用一只手托着孩子的脖颈，他会舒服一些。

经历了很多个第一次，我才慢慢学会了照顾宝宝的一些基本知识，也真正体会到做妈妈的辛苦。

跟我妈视频的时候聊到这件事儿，她也觉得有意思，说就当是提前积累经验了。

还好，大多数时候，冬冬是个很乖的宝宝。吃饭很快，睡觉也很好哄，从来不认生。

因为送医及时，冬冬的病情也很轻，没有发烧咳嗽，治疗项目也只有做雾化 and 服药。

别的小孩儿做雾化，听到雾化机呜呜的噪音，就会害怕、哭闹，总想把面罩扯下来。冬冬就很乖，从来不乱动。只有吃药的时候，哭闹得厉害些，因为那些中药汤子，实在是很难苦。

我们还对冬冬的生活习惯进行记录，比如他多久喂一次奶，换一次尿不湿，什么时候给他洗过澡、换过衣服、喂过药，几点要哄他睡觉……观察两三天之后，我们就了解了

的作息规律，照顾他就更加得心应手了。

后来，医院给冬冬专门安排了一个24小时轮班，由三个有照顾婴儿经验的同事组成。但我还是经常去看他，帮忙照顾他。

同事们都很喜欢冬冬，有时候忙完自己手头的活儿，就跑到冬冬那里去逗他，一听到他哭，就想去抱抱他、哄他。最多的时候，有五六名护士围着他转，冬冬成了我们的团宠。

好多年轻同事都说，没想到我在未婚未孕的情况下，会有机会给小宝宝喂奶、换尿布。

冬冬的家人都很放心不下。他外婆临走时，建了一个微信群“宝宝的联络基地”，把我拉了进去。我每天都会群里发一些冬冬的照片和视频。

冬冬的妈妈开始时特别焦虑，每天都在问儿子的情况。过了几天，看到冬冬的情况不错，也就放心了。

确实，之前家长怕宝宝受凉，捂的衣服比较多，冬冬的脸上就有一些湿疹。后来，我们给涂了一些药膏，湿疹好了不少。

冬冬刚交给我们的时候，每次喂奶连120毫升都喝不了，现在都能喝完150毫升了。这几天，我们给他称体重，发现他又重了两斤。

现在，我们儿童重症科的孩子，因为家人都被感染隔离，没有人陪护。我们医护人员就成了病区里的“孩子头”。

我们每天按时给孩子们量体温、测血氧、做雾化，督促他们好好吃饭、吃药。有爱玩手机的孩子，我们也会制止他，提醒他下床活动

一下，增强免疫力。

我们还有一个活动室，他们可以去里面画画、搭积木……孩子们平时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也会派专门的人去采购。

大多数孩子的病情都很轻，只有少数几个有低烧的症状。那些大一点的孩子，完成自己的治疗项目后，还会认真地写作业。

也经常有孩子跑到护士站来找我们玩。前几天，我们在防护服上画画，就经常有孩子主动要给我们上色。我的防护服上画的是一个美少女战士，我觉得很好看。有的小朋友还要带着我们跳舞。

有一个七八岁的男孩儿，给我们印象很深。他就住在护士站对面，经常来找我们玩，所以和我们混得很熟。

有一次，同事下班路过他的病房，看见他在门口给我们放了两个橙子，还贴了一张纸条，上面很大的两个字——“拿走”。我们开玩笑说，这孩子有霸道总裁的潜质啊。

开饭时间是病房里最热闹的时候。我们每次送饭，一推开门，孩子们就叽叽喳喳地围上来，一口一个阿姨地喊。

有个初三的女孩子，是个学霸，平时经常在自己房间里看书，字写得超级漂亮，就跟字帖上的一样。临出院时，给我们写了一封很长的感谢信，读信的同事都感动得要哭了。

我记得，信的最后一句话是：你们是人间最美的四月天。其实，我觉得自己有多么伟大。特殊时期，还有这么一群可爱的孩子陪着，每天上班都很开心。